

一耳忽失聪

■孙道荣

晨起，闻妻子在右侧唤我，循声扭头望去，不见人影。少顷，又听呼唤，还是不见。正纳闷着，左肩忽挨了一巴掌，我在你左边，你往右边看什么？

扭头，见她站在我左边边。她就站在我左边边。她真站在我左边边。可是，慢着，明明我听到的声音，都是从右边传来的啊？

我捂住了右耳，说，你再喊我一声试试。她没有喊。

我又大喊了一声，你倒是跟我说话啊！她还是没说话。不耐烦了，松开捂耳朵的右手，我让你跟我说话。

妻子委屈地说，我喊了啊，难道你没听见？难道你的左耳……聋了？

聋了？怎么可能？昨晚看电视新闻时不是还好好的吗？昨晚躺在床上刷手机时不是还好好的吗？昨晚入睡前你又喷怪我跟你说话老是心不在焉时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一觉起来突然就聋了？捂住左耳，听得见。捂住右耳，寂静无声。完了，左耳还真聋了。突然聋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赶紧去医院。一检查，左耳突发性神经性耳聋。重度！医生轻声说，你这个病，类似于脑卒中，病因不明，黄金治疗时间是失聪一周内。医生的声音，温柔，飘忽，忽远忽近。但他对病情的描述，如雷贯耳，让我心惊肉跳。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雷，恐未能贯通，左耳仿佛一扇坚固而紧闭的大门，雷声只灌进了右耳吧。

即刻办理了住院手续。从急诊大楼，

连接住院大楼，是一个又宽又长的通道，挤满了来来往往的病人。我觉察出了哪里不对劲，除了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一样的病容或愁容之外，走在我左侧的人，都寂寂无声，不说话，不咳嗽，甚至连走路都跟猫一样无声无息；而走在我右边的人，有的在打手机诉说着病情，有的因为病痛哼哼唧唧，有的气喘气急，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总之是嘈杂一片。我站住，调了个头，这一次，原来静谧的一侧，仿佛突然打开了声音的闸门，各种声音乱糟糟地涌入，另一侧骤然变得安静。忽然觉得自己挺神奇的，我的身躯就像一条中分线，左侧是安静的，右侧是热闹的；感觉又像是站在黎明时分，一侧是光，一侧是暗，黑白一条线，忽然如此分明。

我住的是三人病房，我的病床在中间。有趣的一幕再次发生。躺在我右边的，是一位扁桃体病人，一周前做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我看到他总是不停地咳嗽，清痰；睡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喉部刚做了手术的病友。右侧的病友不能发声，安静得像只受伤的猫，他的病床前时刻摆着个小白板，有什么话，就写在白板上，我右耳尚聪，能清晰地听到水笔在白板上“沙沙”游走的声音。可是，左边病友的咳嗽声，清痰声，翻身时病床的嘎几声，吃饱了饭后的打嗝声，喝水时的“咕咚”声，也全都挤到我的右侧了，仿佛是什么声音也发不出的右边的病友，制造了这一切的声音。

一耳失聪，并非全然听不见了，只是

所有的声音，仿佛都降低了一度，不若两耳同时听见那么清晰。最大的问题是，对声音来源和方位的判断，骤然失准。以前是两只耳朵，同时竖着，捕捉到声音，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判断出，声音是来自你的左右，前后，上下。某耳失聪，它那一侧，就像一个钳形的攻势，突然失守了一翼，变得脆弱，不堪一击。晚上侧身睡觉时，如果压住枕头的那一侧，恰是失聪的耳朵，尚不影响你听到声音；如果是好的那只耳朵压住枕头了，失聪的那只耳朵支棱着，可别指望它能帮你搜罗到空气中的声音。住院期间，我右侧卧时，同病房的人说梦话，或抽呼打喷嚏，我皆听它不见，但倒是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那些从枕头底下钻进来的声音，隔壁病房的马桶声，过道里的脚步声，一楼马路上的车轮声，甚至医院地下室的那些管道里发出的声音，都挤挤挨挨地拥了进来，是那种被捂住了盖住了挡住了却又没完全捂住挡住遮住的声音，是你用两只耳朵反而听不到的声音，像针一样尖细，像线条一样绵长，像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

左耳失聪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次次捂住右耳，尝试着用左耳去听见什么。什么也听不见。我的世界，从来没有过如此安静。以前，噪音很大的时候，我也偶尔会用双手捂住耳朵，我只能阻挡住一部分的噪声。现在，虽然我的右耳依然能听得见，但在捂住它之后，声音却基本都消失了，仿佛它也跟着左耳失聪了一样。如果不

是一耳失聪，你真的体会不到耳朵一定得两只，就像我们的双手，双脚，双眼一样，它们是我们身体里的兄弟，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力量，远远大于一加一。

在治疗了两三天后，我忽然听到了一种细微的声音——是我的左耳听到的。我将手机打开免提，对着耳孔，我听到了手机里播放的音乐声，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且飘飘忽忽，有点摇摆不定，似乎还有点跑调，但是，没错，它是我的左耳听到的，是我的忽然失聪了几天的左耳听到的。如果我告诉你，那是我至今所听到的世界上最好的声音，你不会责我矫情吧？

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我的左耳已经恢复了部分听力，能不能完全康复，还很难预料。人到中年后，妻子老是喷怪我，选择性屏蔽她的声音。她是错怪我了。医生说，我虽然是突发性失聪，但病根已久，只是以前没有完全失聪，没当回事罢了。我笑着对妻子说，你敢说，我的声音你都听得见吗？你就没有过有意或无意失聪吗？

妻子嫣然一笑。是的，那些自以为是 用两只耳朵听世界的人，有没有过短暂的、间隙的，或突发的、选择性的失聪？谁知道呢。



湘湖诗会

■许金晶

亲爱的妈妈（外一首）

亲爱的妈妈
我从未如此呼唤过你
正如森林，从未呼唤过山川
而山川，却时常回应森林
也像土地，从未报答过大地
而大地，却养育了山川

亲爱的妈妈
我从来没有用，你抚养我的双手
拥抱过你
你常在水边洗漱
告诉我们，水是生命之源
而所有的源泉，都是
溪流汇入江河
江河再涌进沧海
沧海，一定会拥抱一切

亲爱的妈妈
这世上的路啊
总有一个身影，牵扯着我
你在前方指引，漫长而美好
你在身后注视，我也安心前行
如果哪一天
你的身影，模糊了我的双眼
那就让我拥抱你一次，喊你一声：
亲爱的妈妈

长满苔藓的青春

山林、溪谷，潺潺流水
隐秘而袒露，溯及而上的
还有树木在向上生长
白云于鸟语虫鸣中间低徊
只有地上的青苔
默默地，长在青春褶皱里
生生不息

七月诗词一组

■俞沛云

红歌谱芳馨

七月红歌唱党听，满街曲艺谱芳馨。
百年誉德人同仰，千里宏图岁不宁。
谁荡长河挥奋戟，尔除苦难动雷霆。
惊天壮举终圆梦，华夏山川万仞青。

八声甘州·百年路苍茫

感沧桑岁月苦纷争，百年路苍茫。
叹腥风万里，山河践踏，外匪猖狂。
激愤英雄浩气，星火播辽疆。
赤帜徐徐舞，猎猎青阳。
回望家山望远，正荣光眷属，百里嘉祥。
有英雄儿女，当举国之梁。
卓丰功，志承先烈，奉青春、酬尽好时光。
春风里，复兴圆梦，真好持觞。

鹧鸪天·无憾青春逐逝波

华夏传承世德歌，勤劳致富苦磋砣。
有为岁月迷遮眼，无憾青春逐逝波。
情有志，气吞河，铿锵步履铁长戈。
百催斗志精神爽，千绘家园费打磨。

心香一瓣

父亲的礼物

父亲是在岁末年初，那场病毒肆意传播时，带着对亲人的惦念和不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的。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家中的长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家庭出身，没少受憋屈。然而他很少在我们面前展现他的喜怒哀乐。

我六岁上学以前，几乎是散养的，父母忙着他们的学生。有一天，一个老师向父亲建议我练习书法，还一直对我说练字的好处。但我总觉得一个左撇子，练书法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为了逃避，我努力展现口算上的天赋，让老师认为我很忙，终于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我的书法道路就此半途而废。

后来我的女儿在我的强烈建议下学习了硬笔书法、声乐和英语。当我偶然把女儿的获奖情况跟父亲交流时，父亲说当时就看穿了我的心思。因为觉得我个性强，脑子活，并不适合学习书法，所以就没有强制我。

跟父亲比，我有些自惭形秽。父亲在音乐上除了歌唱外，其余的笛子、竹箫、口琴、手风琴等样样精通，尤其能用二胡熟练地演奏《二泉映月》；在空余的时候还自己购买零件、设备组装当时还是奢侈品的收音机，而且效果一点不比当时商店里出售的效果差。

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一位恢复高考后毕业于师范院校的语文老师，青春且才华横溢。我就此疯狂地爱上了诗歌。我经常在课间和晚上一个人静静地背诵当时还少能买到的北岛、舒婷、海子、顾城、许德民等人的诗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开始学习写诗，但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科成绩的直线下降。

在工作好几年后的1990年，在父亲快要退休的时候，我终于把自己的诗歌变成铅字。其实那时候，我对诗歌早已

不再迷恋，甚至没有了喜好。我只有一个愿望：告慰我的少年时代，感恩我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事和朋友，在我青涩困顿、迷茫叛逆的时候，不离不弃。

事实上，练习口算和学写诗歌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工作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跟数字打交道，我能长时间记住某一数据，还能清楚地告诉别人数据的来源及其计算方法甚至是在哪一时间获取；诗歌写得多了，就能把长篇汇报材料精简成内容提要；或者把一篇文稿通过各种数据纵横对比、比较论证，写得洋洋洒洒而且无懈可击。

父亲的后续办好后，我看到了父亲年轻时在农村任教时交往半个多世纪的老友，以及临近退休时带教的一群学生。父亲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与他们也搭不上话，更没心情听他们说的。隐隐听到他们说——这么多年仍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声音和手势，记得父亲无数次为学生垫付书费、学费，记得因为家境贫困而差点辍学时，父亲一次、两次、三次上门家访做他们父母思想工作，使得他们可以继续读书……

我想我父亲就是一杯淡雅的龙井茶，清冽而甘甜。通过透明的茶水，我可以看到父亲简约而富有的人生。

我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从来就没多少干涉我的学习，即使是我成绩直线下降几乎要崩溃的时候，也给了我最大的自由。他们的无为而治，所谓的宽容，恰恰是他们懂得，只有给孩子最大的信任和宽容，才不会抹杀孩子最率性的纯真，才能保留属于他们最原始的天性。

前几年，父亲已经很老态了，身体也大不如前。偶尔回家，父亲也从未问我工作情况，看着我渐胖的外形，只是问我在外地求学的女儿和在家的妻子，内容很简单：她们现在比以前是否也长胖

了。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时间长了，终于明白：一个人只要体重增加了，那他的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原来父亲一直是用这种最原始，也是最实在的方式在表达对子女的爱。每每此时，我总会泛起酸酸的暖流。

如今，距离我因为口算成绩好，父亲破例奖励我半支带有橡皮的铅笔，已经整整50年了。后来，父亲又送了我一个当时让小伙伴们十分羡慕的绣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用小书包，再后来，在一个开学已经两个月的秋天，插班去读书了，从此开启了必须向父亲寻求帮助或者挺身而出解决困难的时光。

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参加了让无数人瞬间改变命运的高考后，最终落榜就此告别了我的中学时代。

一个冬日上午，父亲送我去当时一无所知后来却非常热门的经济管理部门报到上班。于对落榜的不甘和无奈，我一句话也没说，情绪非常低落。

临别时，不善言辞的父亲破例用力拥抱了我，认真对我说……

人都这么高了……有些理想可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并代表着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能有梦……我们心里始终向往着美好，可眼前看到的往往是残破……其实你悲伤也好，快乐也罢，不管你是否能够承受，人的生命里首先要学会咬紧牙关，勇敢地与你面对的一切面对面……

多年以后，我始终记得这一份又一份来自父亲的礼物。同样，我也相信，自始至终，我，从来就是上天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

所有美好，再次升腾；本不平静的心，泛起阵阵波澜。

严冬已经很遥远了，春日变得模糊，盛夏即将来临。

江南的仲夏，已进入雨季，空气变得格外闷热潮湿。在夜晚的灯光下，我只是想问一句：爸爸，天堂里也会下雨吗？

风景独好

■陈涌涛

素描同里

苏州与同里古镇不远，也通了地铁，真的很方便。可是有相当多的人，老远来到苏州，却错过了同里，总以为这个跻身“江南六大古镇”的地方，不会跟苏州靠得那么近。

说起来，江南的古镇多有相像之处，看过一个，大致也能猜度其他古镇三分模样来——小河、拱桥、石板路的街巷。“佛寺乘船入，人家枕水居”。

可是，江南的古镇却又都拥抱着自己独特的味道，各有千秋。乌镇的柔软，南浔的恬淡，周庄的雍容，甬直的清幽。而同里，是清简的。

只浅浅看她一眼，未必深刻精到，因不甚精到，便留下许多的迷惑。纵横交错的河道，不知道流向哪里；一座小桥，又是一座小桥；有一条街，又一条街，转过去还有一条。重复的桥重复的景重复的街，于是她看起来十分复杂，以至于不着头绪。想着有人住在同里一辈子，有这么多的曲水幽巷，日子是不会过得孤寂苦闷的。

喜欢古镇的人，是在来之前便已憧憬于丁香般的小巷、岁月静好的向晚、诗情与画意，等到果然如其所期，便满意了。

狭小的天井，方砖铺地，有石桌绿植，以及天井后面，堂屋里砖砌的柜台。一个敦实的年轻人，挤出柜台，呀呀推开左厢房的木质双开门。

“楼上住满了，只剩一楼这一间啦”。小伙子满脸善意，给我们一种不加掩饰的踏实感。

房间布置雅洁。墙上挂着得体的画，实木的茶桌，精致的梳洗台，全无快捷酒店似的粗鄙与随便。对细节的注重或许是最让我们满意的地方。

古镇全境，只得清简二字。而千多年来，祖辈于此的同里人无不以为之美，为傲，且安于其中，乐在其中。

即是同里的桥，各式各样，就有四十九座之多，可见河道之密匝，境域之阔广，光要记住桥的名，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像周庄双桥一般的景，在同里却是普遍，只有镇中那构形别致的“三桥”，才是即便水道纵横的江南，也不是随意所能常见的景致。何况还有颇能引人回味的轶事习俗，赋予桥身，让来临此地的人，都像本镇人一样有意愿，在三座桥间走几个来回。

单单在沿河的石板路上走来走去，或又，坐在小船上，摇过满街的散漫，看壁虎斑驳的乌瓦白墙，如何在初冬的凉风里倒映在水面，即便似习于安逸的我俩，如此千篇一律的赏玩，或许也会生出漫无根由的累。

但同里不会。同里是一个你在面对她的当下，不曾感觉有什么出众之处，一旦离开后，过了些日子，会想起她，并且觉得她好，这样一个地方。

看到网上有人争论周庄跟同里的名气，各说各话，十分有趣。只能说，周庄的更早更多为人所知，唯因名人推崇，如陈逸飞、吴冠中。倘若钩沉历史，细究人文，同里应不会输给周庄。

好比同里的园林，是这样的精巧而玲珑。见如御史府的后花园——珍珠塔，楼栏之下，一片波光潋滟，独步于亭台间，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也是道不尽的逍遥与快意。

又有异于其他古镇庭院的不见相传。建于一百三十多年前的“退思园”，乃是世界文化遗产，这在江南诸多古镇里，凤毛麟角。一座“退思园”，成就了最为诗意的同里。

退思——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透着进与退的哲学思考。同为罢官返乡，园主人任兰生，较之于苏州拙政园“拙者之为政”的王献臣，似有更为积极的处世。余秋雨则从另一角度解读，认为此乃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而已，其中隐藏着利己的权宜。

后人自然无从明了当事人的初衷，无事生非而已，但品辨一下园里众多的楹联、碑刻、题名，倒是实实在在的修养。

文学大家范烟桥一生传奇，多才多艺，几可与叔同媲美，他的《夜上海》被周旋一唱，为天下所知；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王绍鏊也是同里人，有王绍鏊纪念馆；还有组织过雪耻学会的近代革命者陈去病故居；而耕乐堂、钱氏崇本堂，前堂后园，布局精巧；至于柳氏嘉荫堂，则更是极尽江南古典建筑之精美了。

若向东去，在同里湖中，竟还有一个小岛——罗星洲，乘船前往，人越少，登文昌阁，望去湖面，令人以为西湖，却更清美。柳亚子有《罗星洲题壁》诗：“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蒹葭足溯回；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

无论名人、建筑、园林、民俗，同里都有可看之处，不会觉得单薄。

也因此，较少受商贾干扰的镇上住民，是会无所顾忌地把衣衫晾晒在屋檐下、小河边，在晨光微曦的河埠石阶上淘洗，坐在桥栏上的老人，毋论小悲大喜，皆无拘束。两天逛下来，深感同里不像乌镇那样齐整森肃，也无周庄的喜乐喧腾，从早到晚，只管悠悠涵蕴着人烟韵味，丝丝扣人至情。